

三國志

十一



劉司馬梁張温賈傳第十五 魏書 國志五十

○劉馥傳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
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眾與俱詣太祖太祖悅
之司徒辟為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
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
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
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暨
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
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
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
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竭
以溉稻田官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
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
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眾攻圍合肥城百餘
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葭覆之夜然脂
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
益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
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
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



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
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
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
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
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
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
之實加之以明摘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
供奉王命百里垂拱仰辨雖昔趙張三王之治
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
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爲大司農衛
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
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
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
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無學
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
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
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
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脩者則進
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
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宏大化

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脩廣戾渠陵大塢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謚曰景侯子

熙嗣

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

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為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至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勳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列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勳江漢弘上

魏志十五

三

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侯陟為襄陽弘曰然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勳直見酬報聽之眾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讚曰于時天下雖亂荊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倚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傳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也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雋字元異博學好古個

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眾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

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
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
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
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
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
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溫
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為避朝亡之
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
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究之原也切
為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為

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
父防為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
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
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
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群穢廣舉
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
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
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
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
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

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

臣松之案明此對但為稱述卓功德未相箴誨

而已了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為不相酬塞也

朗知卓必亡恐

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

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為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

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臯

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

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

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

孫鄉里舊婚為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為主若

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

魏志十五

五

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

諸州郡起兵眾數十萬皆集熒陽及河內諸將

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父之關東

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

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為

襄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

臯令以病去復為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

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

作船徙民恐其不辨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

如此遷元城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士

司馬劄

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任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先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

魏志十五

六

能致太平朗以為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

數世相承太平可致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祕書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為得

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頤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風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

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

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

州人追思之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厚恩督

孤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明帝即位封朗子遺昌

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

司馬劭

望子洪嗣

晉諸公讚曰望字子初孚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

司馬時孚為太宰父子居上公位自中代已來未之有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初朗所與俱徙

趙咨官至太常為世好士

咨字君初子鄴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

百官名志

○梁習傳

梁習字子虞陳郡拓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

空辟召為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

治還為西曹令史遷為屬蜀并土新附習以別部

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

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

魏志十五

七

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基時習到官誘喻招納

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

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

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

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

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

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

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

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自所

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蜀異

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摠故部
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曰
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
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

魏略

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則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家勅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二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九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逐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

魏志十五

八

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眾合而為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音叛恐其為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略封為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

關內侯

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
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
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
陰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
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
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
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
吾軍中有二義士乎

臣松之以為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

受不測之禍以之為義無乃垂先哲之雅旨乎史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故君子不為苟存不為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怒則所謂自經於溝瀆後同時擢為刺而莫之知也習之死義者豈其然哉

史思領預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

卿封列侯

魏略苛吏傳曰思與薛悌卻嘉俱從徵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為開省嘉與

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駁吏王思卻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其勤思為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為大司農年老目瞶思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為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踣壞之時有丹楊施畏魯郡倪觀南陽胡業亦為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甚以善脩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為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過無輕重輒捽其頭又亂杖撻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而里皆有

魏志十五

九

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勅督郵不得使官屬曲脩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牆壁閒關閉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相檢驗嘗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豬豬驚走頭挿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為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便使佯伯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老不任宰郡乃召入為五官中郎將

張既傳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

魏略曰既世單家富為人自容儀少小工書疏為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推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蓄好刀筆及成奏同

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為

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
表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
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
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
等既為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
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
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眾萬餘人無
所屬寇崤澗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
應之太祖以既為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

馬騰等比日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
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
據關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
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為變乃移諸縣促儲侍
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為衛尉
子超為將軍統其眾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於
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
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為尚書出為雍州刺
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從
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氏收其麥以給軍食

曾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
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
朱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
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
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
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
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
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
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氏
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鬼十五

十一

三輔決錄注曰既為兒
童為郡功曹游殷察異

之引既過家既敬諾殷先歸勅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
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
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
受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殷先與司
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搆殺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
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生育
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為蒲阪令太祖定關
中時漢與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
太守後轉隴西 魏略曰楚為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
為治不好刑殺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
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
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
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
民皆涕泣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
願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若
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
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
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
而自於城上號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
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使顯鳴鼓擊

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詣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能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遊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擣蒲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是時武

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鬪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

鬼志五

十一

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為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為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

河諸將守以為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既揚聲軍從鷓陰乃潜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為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眾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

魏志十五

十三

千因大風欲放火烧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隨韓約為腹心建

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 韓遂在湟中其婿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眾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與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族之眾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夫招呼故人緩會羌胡猶可以有為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羌備護之及夏族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為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為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

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此也遂流涕哽噎公嘉其躬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魏略曰閻行金城人也後名艷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為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為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植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為約所使詣太祖太祖厚遇之表拜健為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為將軍與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自付是以前在歎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為都督及約還超為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反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

魏志十五

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彊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

險以勞擊逸以寡勝眾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

勲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

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

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

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

與儒治左城築鄯塞置烽候即閣以備胡魏略曰

林夏侯尚從弟初為馬陵侯彰驍騎司馬宣王為征南將軍都督荊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脩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塞以兵少不敢進但作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翔翔而還使脩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大傳到乃

俱佳然等走時謂儒為怯或以為曉以少西羌恐率眾二疑眾得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為太僕

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

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涪燔煌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

魏略曰初既為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為浦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有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

黃初四年薨詔曰昔荀栢子立勳翟士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眾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謚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為皇后徵拜

光祿大夫位特進封妻向為安城鄉君緝與中

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魏略曰緝字敬

仲大和中為溫

令名有治能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

為有籌略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罷入為尚書郎以稱

職為明帝所識帝以為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工相之

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及在

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即

還坐里舍悒悒躁擾數為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

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上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

緝云威震其王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

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

縣論恪以為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為勝恪也緝與

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之有所咨道

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

孫殷晉永興中為

涼州刺史見晉書

魏志十五

十五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愨為涿郡太守卒

恢年十五送葬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出方

亂安以富為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

之郇越舉孝廉為廩丘長鄆陵廣川令彭城魯

相所在見稱入為丞相主簿出為揚州刺史太

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為不如此州事大

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為

治中邪時濟見為丹楊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

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

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

溫恢

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
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
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為患於是樊
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
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
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
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
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為輕
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
帝踐阼以恢為侍中出為魏郡太守數年遷涼

兗志十五

十七

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
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為
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
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
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為涼州刺
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

魏略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遊學亮後出

祈山峇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傳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
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

賈逵

法數萬言

魏略曰達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半袴去故時人

謂之通健

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

城邑皆下達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

急攻之城將濱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達絳入既

潰援聞達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達不動左右

引達使叩頭達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

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間將殺達皆乘城呼曰

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達多為請遂

得免

魏略曰援捕得達達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為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

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達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无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

公道者與達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

初達過皮氏

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悉知不免乃使人間行

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眾將進

兵達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與

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達言故得无敗

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

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達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願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列節

顯于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

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達救之力不能解為之改服焉

後舉茂才除澠池令

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之達不知其謀往

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計如与同

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彘城城斬不固達從琰求兵脩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達得盡誅之遂脩城拒琰琰敗達以喪祖父去官司司徒辟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達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達吾何憂其後發兵達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達怒收之數以罪槓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達以為丞相主簿

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太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達受教謂其同寮王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

鬼志十五

十九

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達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達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達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達著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達既而教曰達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達為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編達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癭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達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達猶行其意而癭愈大達本名備後改為達

太祖征劉備先遣達

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因人數十車達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

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達

典喪事

魏略曰時太子在鄴臨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搖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達建議議為不可祕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叙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

者討之達以為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時鄆陵侯彭

因而撫之乃為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達先王璽綬所在

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

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王位以鄴

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達為鄴令月餘

遷魏郡太守魏略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

遷書到達出門而郡官屬采當門謁達大軍出征復為丞

相主簿祭酒達嘗坐人為罪王曰叔嚮猶十世

宥之況達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

亂行達斬之乃整至譙以達為豫州刺史魏略曰

四

鬼志十五

廿一

州達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是時天下初

臣在外唯殿下為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

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

能鷹鳥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

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

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達到官數

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

舉奏免之帝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

州為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達明斥埃繕

甲兵為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脩軍旅內治民

事遏鄆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沛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達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

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達督前將軍蒲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達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達東與休合進達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

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
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
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遠軍遂退遠據
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遠與休不善黃初
中文帝欲假遠節休曰遠性剛素侮易諸將不
可為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徵遠休軍幾無救

魏略曰休怨遠進遲乃呵責遠遂使王者敕豫州刺史往
也拾棄仗遠恃心直謂休曰本為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
為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遠直猶
以休為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
後期罪遠遠終無言時人益以此多遠習鑿齒曰夫賢人
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
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
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為以是稱說賊獲之

鬼考十五

廿二

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
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
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
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
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會病篤謂左右曰受
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

有所脩作薨謚曰肅侯魏書曰遠時子充嗣豫州

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

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遠碑像念之愴然古

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遠存有忠

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

以勸將來魏略云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達祠下詔
曰遠設有遺愛歷世出見祀追聞風列朕其嘉之昔

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褒揚達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婦其墳墓或脩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婦除祠堂有穿

充咸熙中為中護軍

晉諸公贊曰充字公

長史高貴鄉公之難司馬文王賴充以免為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宰封魯公諡曰武公

魏略列傳以達及李孚揚沛

三人為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繼達後耳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為諸牛當種薙欲以成計有從索

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表尚領冀州以孚為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詣平

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

孚答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為

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勅使其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

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憤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

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

魏略

十三

歷太祖替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輦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北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表譚又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疆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謂孚曰卿便還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所聞裁署穴散出守解長名為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

孚本姓馮後改為李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為公府令史以條除為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窮沛課民益畜乾槩收登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為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槩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檣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沛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沛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為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勸之且以報乾槩也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勅沛為令數年以公能轉為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舩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憤皆裂壞自詐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

廿四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摠統諸郡賦政于外非

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魏書

國志十五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魏書

國志十六

○任峻傳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柰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摠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衆

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複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

魏武

故事載今日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表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

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為儻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矣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為不朽之事

采 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都亭侯邑三百戶

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

魏志十六卷

二

貧宗周悉繼之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謚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

蘇則傳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

定武都

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魏略曰則世為著性與平中三輔亂饑窮避難北地客安定

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為此郡并折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古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為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所在有威

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導魯

破則綏安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
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
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
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
明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
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
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祖崩西
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
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

魏名臣奏

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紘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

魏志十五

三

則之功效為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既荅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二千餘落皆卹以威恩為官效用西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則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卹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勸風俗也

後

演復結旁郡為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
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
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
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
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
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

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
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豐擊之善惡必離
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衆之實且有
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
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
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
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
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
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
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

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
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
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
之枕也初則及臨菑戾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
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
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
為見問髮漬髮并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稻治
反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

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

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穴散茂見則朝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戾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

後文帝山游追恨臨苗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而則以為為己欲下馬謝侍中傳異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貳心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二三猶喪妃偶況人臣乎

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治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

鬼志十六

九

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謚曰剛侯子怡

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愉字休豫

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壽政事編愉忠篤有智意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女兒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立衛將軍

杜畿傳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傳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

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

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

少而有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

遂棄官安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子傳

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

居征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護

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魏略曰畿少有大志在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

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為賊所劫略眾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為邪

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嘗為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

畿竊云不中功曹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

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

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

鬼志其

天

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殺滎聞南

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

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

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傳子曰或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

應變其可試之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

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討之未至

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

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悉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

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

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

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

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

遂詭道從邱津度

邱音且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侮狎固常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

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時故在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居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范先欲殺畿以威眾

傅子曰先

云既欲為虎而惡食人肉夫所以為虎矣今不殺必為後患

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

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

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

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

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

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

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

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

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徐以賞募兵固以為然

從之遂為賞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

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

可分遣休息惡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眾心又

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各還

其家則眾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

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
畿知諸縣附己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
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
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
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
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
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
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
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
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

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
畜特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
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
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官親自執經教授郡中
化之

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外至
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

韓遠馬超之叛也

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
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
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
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閒然矣增
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

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

逃亡其得人心如此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索

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魏國既建以畿為

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

內卿有功閒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

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

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

賜爵關內侯徵為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

邑百戶魏略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帝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

魏志十六

九

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

左右顧而失色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

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

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

子謂之曰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

其日而卒時詔曰昔真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

而山死韋昭國語註稱毛詩傳曰真契六世孫也為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

黑水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

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諡曰戴侯子恕

嗣傳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雋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

稱也。畿為尚書僕射二人各隨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
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
時人皆以畿為誤恆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沖為
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

與此不同義蓋
灰之別名也

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

郎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總角相善及各
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

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談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
其實而恕被褐懷王也由此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
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恕推誠**
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接專心

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網維以正言於是侍中

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

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

魏志十六

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

領冀州

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悌為相國
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

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悌河南
尹粹子預字景虞御史中丞

乃上疏曰帝王之道

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

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

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搯腕

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

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

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

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

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
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溝難繞天略而所以統
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
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
之節險府藏充實爲不能十州擁兵郡旦二十
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
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豫司異而
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
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異州寵
秩呂昭異州戶口最多田多豕鬪又有桑棗之

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
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
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
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
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
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虛空陛下踐
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
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
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
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

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
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
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翼亦天下
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
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
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
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
使善策必出於親貴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
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
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

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
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
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李鈞良樂之選
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
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
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
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
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終京房之
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
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

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親
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
最考課之意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
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
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
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
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
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作股
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
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

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
衣之交猶有務信誓旦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
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
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
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
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
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
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
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
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

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
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
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
於容身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
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
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
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
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
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

不行

社氏新書曰時李豐為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為吏部郎荀侯出為東郡太守二人皆愆之同班友善

魏志十六

十四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事恕上疏極諫曰
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
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
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
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
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
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
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
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
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

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

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雋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

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已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知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

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

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
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
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
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
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
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
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
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
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
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

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

大者也

且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為司隸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

龍陽真矣晉初受禪以不達天

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 嘉有親戚之寵躬非

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
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
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
茲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
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
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迂世
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

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迂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祐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

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愆在朝八年其論議元直皆此類也出爲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

守數歲轉趙相

魏略曰如先在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子孟康代如爲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

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爲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嬙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爲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己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吏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洽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徙勃海太守

徵入為中書杜氏新書曰如怨遂去京師營宜陽以疾去官一泉鳴因其壘漸土之固小大家焉

明帝崩時人多為如之言者起家為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

護軍復以疾去怨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

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

怨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

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

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表侃等戒怨曰程

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

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待之而怨不以為

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

魏書卷之六

十九

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

於是劾奏怨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

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杜氏新書曰喜

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如怨答權書曰况示委曲夫法天下

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根待無不致嫌隙也

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

得此輩隨欲歸陷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

五十二不見廢棄頗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

人刻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

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

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

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

謂之是邪是僕謂也呼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

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為其

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怨

怨個儻任意

而思防患終致此敗初如怨從趙郡還陳留阮武

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

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

杜氏新書曰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

身之基本莫人於言行安上埋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己也四年卒

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為豐樂亭侯

邑百戶

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吾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

魏志十六

二十

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為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偏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教質而不解詳無溫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歷太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出竟不出為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

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

著于篇

杜氏新書曰如第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畿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子寬字務叔清虛

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蹟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 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婿王隱晉書稱預智謨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謂之釋例又作明堂

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摯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嘏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嘏有器局預從兄武字世將亦有才望為黃門郎為趙王倫所枉殺嘏子又字弘治少有令名為丹陽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諶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闊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沙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荀綽兖州記曰坦出紹伯父亡次兄當龍襲爵父愛柯言名傳之遂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幅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誥博學洽聞選為濮陽王文學遷領軍長史喪官王衍時為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傳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

皆為名儒

續漢書曰興字少顛諫議大夫眾字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

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

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計

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為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食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鑒不遠又為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向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發帝開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羣寮咸憚卓莫敢忤卓泰恐其彊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眾人莫不變容為泰震慄泰乃詭辭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眾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驚百姓忘戰日夕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眾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閱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出以此威民民懷懼服也泰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子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墟姑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使敵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

鬼志一夫

北

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
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
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持衆怙力將人人暴時以觀成
敗不肯同心共膽牽徒旌進五也閩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
馮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
矢况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羣羊向虎狼其勝
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
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為爪牙壯
夫震慄况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
久自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
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云以亂攻
治者云以邪攻正者云以逆攻順者云今明公秉國政平討
夷凶官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云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
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桓矩清
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彊弱燕
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踰滎陽
况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
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
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悅以泰為
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

思恭十一

廿二

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切為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
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素
術以為揚州刺史未至

渾將泰小子袁避難淮南袁

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為豫章太守
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為
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
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
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
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
以鄭為守辟為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
略吏民五千餘家為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

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芻蕘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

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斬富等芻蕘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磧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

益嘉之復入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侍御史加
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
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與陂遇開稻田
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
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
立功夫一夕聞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
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
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
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
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

魏志下卷

北史

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
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

晉陽秋曰秦子衰字林叔秦與華歆荀攸善見衰曰鄭公業為不亡矣初為臨苗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秦始七年以衰為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默字思元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大常默弟質舒詡皆為卿默子球清直有理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為尚書

○倉慈傳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
開幕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
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虜
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

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
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
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土慈皆
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
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
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
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
絕既與質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
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
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

魏略卷之十一

廿九

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
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
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
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祠

之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為太守初
慚惶不甚曉田常灌溉溜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
糶犁牛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糶犁
又教術既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慚惶俗
婦人作裙纒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
故慚惶人以為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
自太祖迄于咸

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
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

相魯國孔父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

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為良二千石

魏略曰顏斐字文

林有才學丞相召為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為黃門侍郎後為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非致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閉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閒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閉鉏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己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眾庶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與斐共坐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為不得

魏略卷十五

廿六

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律身分後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無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蜻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勸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為流涕為立碑于今稱頌之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安初表氏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到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為愚性倜儻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意云何邪邵熟視而不荅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父當坐之不邪將逮汝

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思為兗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

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為弘農郡丞以屬蜀疏得不坐子孔氏

譜孔又字元雋高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於壁疇為陳相立孔子碑於

像前今見存又父祖皆二千石又為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

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

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

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

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怒屢

陳時政經綸治體蓋有可觀焉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魏書

國志十六

